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

灰娃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灰娃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人与岁月丛书）

ISBN 978-7-02-008002-1

Ⅰ.我… Ⅱ.灰… Ⅲ.灰娃—回忆录 Ⅳ.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6833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3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17 插页 2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8002-1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1　故园风雨 …… 1

2　懵懂的幼年 …… 13

3　逃难在乡间 …… 30

4　人生初始 …… 39

5　艰苦、紧张而欢乐的革命者 …… 47

6　成长的喜悦 …… 70

7　整风这件大事 …… 81

8　延安“三怪” …… 89

9　血与火的战场上 …… 107

10　与死神擦肩而过 …… 118

11　胜利的苦恼 …… 123

12　在北大如此求学 …… 125

13　灾难岁月 …… 132

14　噩梦醒来 …… 145

15　我的前两次婚姻 …… 151

16　与张仃走到一起 …… 165

17　早春 …… 181

18　我进入了诗的森林 …… 185

19　“大鸟窝”——我们的家园 …… 192

尾　声 …… 204

附录一

路 …… 207

山谷啊山谷 …… 214

沿着云我到处谛听 …… 220

我怎么能说清 …… 224

鸽子、琴已然憔悴 …… 226

我额头青枝绿叶　…… 233

附录二

记忆敲响那命运的铜环

——灰娃访谈录 …… 灰娃　王伟明 236

1 故园风雨

从遥远的西方，背井离乡，走啊，走啊……走啊……走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到达这儿时只剩三十个人，每人分得三十亩地。于是便有了我外公外婆这个村庄。外公姓孙，全村杂姓。这些姓氏，或许缘于种种变故，有过改动，也未可知。在这远至天边的异域安顿下来，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尤其不能稍有疏忽的是，还为神明筑起一座颇具规模的礼拜寺。

外公这样讲述他曾祖的故事。

这就是我母亲祖先的来历。什么族群？为什么远走他乡？迁徙？征战？逃亡？那遥远遥远的西方究系何方？

想必这伙儿人历尽艰辛，踏过人类足迹未至的荒山野水，战胜过狼虫虎豹、风暴雨雪之灾，参与过杀伐征战之事。又为何落脚安顿于此？每人分得三十亩地怎样的来历？抢来？买的？抑或因战功而获得奖赏？等等，这些统统已无可考证，无人问津，都一一随年份流逝湮灭于时间的尘雾。

幼时的我见到那礼拜寺，早已于前清“回回乱”时被毁，只剩残垣断碑，横竖杂陈于村边一处高地之上。村中并无一丝商业气息，只

一所村学。村民供奉泛神。

至于我的父系家族，似乎血统较为单纯，自认汉族，赵姓。祖父为前清举人。我家的庄园，其实并不建在村中。就是说我们没有与村民聚居一处，而是离村子大约半里路。庄园的主体，宅院很大，院池栽种着玫瑰、石榴、木槿、刺梅、忍冬之类，四面有排水的孔道。四边高台，三面皆醒目地立着一排柱子。柱后是一间间房屋，人们称作厦子。

宅院有几处石雕、砖雕。特别是后面一排大屋，住着一家之主，我的祖父母。木质的门窄而高，一扇扇排成队列，严整地静立在那儿。上面全是松、梅、竹、菊、喜鹊登枝之类的透雕。冬季糊上白高丽纸，夏季将纸除去，每两扇背靠背并起打开，穿堂风牵着凉爽之气往返穿梭，把整个宅院贯穿打通。这一排雕花门前，院池正中高台上，立着两根粗大木柱，上刻：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那些石雕桌凳、砖雕墙壁、木雕门窗，那些多年生花木，总体含敛着透出雍容考究的生活气息，也透显先人的业绩遗风。

大门两边砖砌的墙上有砖雕：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尤其要说说大门。厚实笨重，多个铁钉已锈迹斑斑。我们一群小孩合力齐推，它才缓缓地、艰难地、吃力地开启少许。一面发出吱——痛感的声音。在乡村的静谧中，门轴转动的那一声，沉入人的心底，升向旷朗野空……永恒的寂寥……

宅院后不远处，是榨油房、弹花库。大家族众多人口，食用大豆油、花生油、菜子油和芝麻油，点灯用棉子油，全出自这油房。弹花库的职责是供应家族纺织、棉衣、棉被等等用场。这儿有一架笨重的铁的机器，用脚踩下方，机器转动起来，随之棉花、棉籽被分离。再由人



陕西关中堡子

工用弹弓将生棉弹成蓬松的熟棉，雪白喜人的棉花随之飞扬起来。

那榨油房很高很宽敞。大木轮子横竖不一，相互套扣一体，马拉它转动，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走进这里看着这一景，令我想起打开的钟表，大大小小的齿轮，横横竖竖相扣相协，彼此牵动，又相互制约，运转不停。

庄园的主体建筑，主人居住的庭院背后这一区域，除榨油房、弹花库，还有两处马厩。马厩内置有长长的马槽，常见槽内放着散乱的草料。马匹则有主人坐骑与耕种、驾辕之分。这马厩院内有几间屋子，那间大屋停着一辆老式的马拉轿车，两辆大车，还有几辆手推独轮车。这些全由专人管理。

这座庄园的总管家，人们唤他卢氏。这卢氏系河南人，不知何以安身于此。他也终老于此，一生未娶妻生子。于我记忆中，曾听见大人们影影乎乎说到过，那些说法当时我不懂。现在想，是说卢氏与我的二奶奶有着暧昧的关系。或许，封建婚姻未能束缚住他们，而他们之间兴许有过一桩凄美的爱的故事，也说不定。

宅院大门前面，又是另样情景。那水车也是奇大的木轮横竖相扣相连，也由马拉着在跑道上转圈地跑，那些个大木轮子就一齐连续转动，横向的、竖向的，完全协调一致，发出清亮的击水声。

更远处，则是一片散落的坟墓，坐落在大片柏树林里。荒草、残损的石碑、石兽，标明着它们的年数。下面长眠多少代祖先，无人记得清。那一大片老柏树，狂风也不能轻易掀动它们的枝叶飘扬起来，大朵大朵，缓慢沉沉，重重地摆动。也在告诉人，它们古老悠长历尽沧桑。

虽主体建筑为旧式的一正两厢，等级严整；可整座庄园里外周遭，则林木翳然，竹篁摆动，星月闪烁，鸟雀争飞。时而风响树应，虫叫鸟鸣，

足具光影幽妙、天籁入景之致。它虽已不掩风霜痕迹，却尚含蕴诗的韵味。

十足的一幅自然经济乡间生活风习的画图。

视界放开去——麦田延展，望不到边沿。人声、车水声忽明忽暗，遥远朦胧。玫瑰、忍冬、杨、槐、皂夹，幽香缕缕。天空高远处白云飘荡，鸽哨银亮。这儿贡养过无数皇朝国都，金戈铁马反复践踏。皇帝、王公、贵妇、贵胄庐墓遍布。

可人心却意味深长，总孕育诗思，吟着《蒹葭》清妙的音律一路走到今。再举头，终南幽兰的峰巅，太白长年积雪的主峰，正昂首向这边眺望。好了，这是哪片土地？也不用明说了。

这儿，便是我祖辈居住生活之地，是为我的故家。

历经战乱，农村凋敝，一九四九年以前那座庄园已萧瑟零落。后于人民公社时期，春节晚上，一位老太太敬神，烧香点蜡，不慎起火，建筑绝大部分被火吞没。人们全都去公社看戏了。等到有人发现，从公社把人叫回来，已经无可挽回，尽成灰烬。

那一片古意盎然的森森古柏，以及家族世代墓地，在毛主席号召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展开之际，在推行扩大耕地面积政策下，墓地被铲平，柏树林一棵棵被锯被挖，小河被填堵。自此一座北方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景象，便无一丝痕迹。过往岁月的生活图景永远消逝，于历史长河中湮灭殆尽。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审干结束，联政（抗战期间五省联防政治部）肖向荣主任和我谈话说，党经过陕西省委调查了解，我的祖父是一位举人。那时一心革命，把这一切不放在心上，我没在意这些。我只顾解放全人类这最壮丽的事业！



陕西关中旧时大户人家院落

我还很小，这个大家庭就解体了。长辈们时不时说起往事。一家之主——我的祖父母过世后，二爷、四爷迫不及待地跑去赌博，输了土地、牲口。家已败落，但他们是长辈，在宗法社会，他们有权支配家中一切。于是我爷爷这一房，也就是我父亲、叔叔就被分离出来了。而叔叔新婚不久，他们又闹着再次分家。

父亲请来乡里远近的长老们。这是村社判明是非、评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松散的临时组合。父亲就如《家》里的大哥觉新的角色，他自觉自己肩负家中大小事情的责任。当着众长老，父亲流着泪说，他的弟弟年纪小，父母又刚过世，他不能把弟弟分出去，让他孤单生活。然而弟弟坚持要分。

父亲不会种地，他是读书人，就去城里教书。不久，父亲把庄园属于他的一份全留给我叔叔，把我、姐姐和我母亲接去西安，过自食其力、以薪水养家的生活。

十岁前后，母亲带我回过故家几次。印象中那地方、人、生活，与城里截然不同。至今不可思议的是，乡间的一切让我那样惊异。可以说，日后心里时常思量乡间生活的贫困、艰难、严酷。而乡间的天空大地、日月星辰、雷电雨雪、风霜晨昏，对我展现了异样境界。乡间诗意温馨、人情醇美、意蕴悠长，对我幼小心灵的冲撞，令人心痛一辈子！

我外公外婆家，是纯粹的农民。全家务农，虽有识字者，程度不高。只一位舅舅是村学教师，农村称作先生。农村最受尊敬、最受爱戴者，就属这村学先生。

外婆家的大门、二道门皆砖砌成，装有黑色木门板。那门两边也有砖雕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一家人都是高鼻梁、深眼窝，瞳人不甚黑。我母亲说：“我的曾祖父长相可排场啦，白脸庞，黄胡子，

灰蓝色瞳人。”母亲话里一些词语，我不会运用，但我能懂。比如她说：“客里玛察！”我知道这是催我快些。

还记得那个村子有过一座礼拜寺，人们说，“回回乱”那年被毁。如今只剩残迹，我见到过。那礼拜寺建在一块高地上，夏季村民们去那儿歇凉，冬季去那儿晒太阳。坐或蹲在残损的石柱基座上、横倒的半截石柱上，端着大碗，一面吃饭，一面聊些天南海北古往今来的奇闻异事，聊戏文，聊先人往事、本村掌故，等等。

母亲顶喜谈她最荣耀最风光的事，那就是她的出嫁。说是那嫁妆多么多，迎送的队伍多么长，吹吹打打一路，多么红火热闹。那花红紫绿的长串队伍，前头已进到赵家，后头的还在原地，还没动身呢！“到了你们赵家，赵家的讲究是，自乐班吹打一阵，就给新娘换一套衣服，吹打再起时，又换另一套。”她和我讲话总是这样，她的婆家是我家，她的娘家才是她家。

她还说，出嫁后第二天很早，她打开窗子，阵阵香气。再一看，“你们赵家院子种了那么多花。走到大门口，两只白鹅一摇一摆地，原来是看门的一对卫兵！生人来了，它们上去就用嘴拧生人的腿。”

新娘必须经受苛刻的“考试”与“检验”。刚过门的媳妇在全家族刻意注视下，众多眼睛盯着。看她怎样化妆，怎样着装，怎样行礼，怎样洒扫、做饭……怎样坐、站、走；一招一式，一言一行，不能出错，否则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有时婆家人还故意设置陷阱或难题，或突发事件，以考验新人。比如，往人们易忽略的旮旯晃晃扔些垃圾，考验新人能否洒扫细致到位。这也不全是恶意，因为新人年轻，以此来提醒她，警惕她做人做事的规矩。新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举手投足，处处、步步都须经受无论长幼辈抑或陌生人的品评，以至议论、讥讽，



陕西关中古迹

日子不大好过。然而，由少女进到成人，经受一道道闯关、磨砺，那是绕不过的坎儿。

母亲婚礼初始，理应下厨。她要用素油，有童子端来；要用荤油，童子端来；烧灶用柴火，童子拿来。至于从哪里取的，她尚不知。童子，就是雇来干活儿的少年。

她从六七岁起就学女红，一直绣到出嫁。新房全用绣品布置起来。类似当今的个展，让人们欣赏品评新娘的女红水平。此外，新房的顶棚（天花板）也有讲究。四个角贴着纸剪的四个云字——四朵祥云。不是写实那种，很程式化。经历了不知多少代的构思，这种智慧的创造，想必有着祈福吉祥的寓意吧。

赵家的宅子，有阁楼，不为住人，只用来储存杂物。上面一角堆满衣料布匹之类，什么东洋细花布、直贡缎、横贡缎、硬缎、软缎、闪缎、湖绸、杭绉、礼服呢、核桃呢、英国呢、俄国标、花丝葛、明华葛、机织土布……各式名堂。家族的女眷们需要时，就上楼扯几尺，自取所需。

货郎进村，铃铛声从村口传来，女人、小孩们跟着，都从家里出来，买些针线，用农村产品换些日用品。再挑选自己喜爱的木版图案，拿出自己的衣料，交给货郎。下次，货郎便带来印制好的有美丽花纹的印花布。绝不会有失有误，诚信之风远胜过今日。

小时候，我也看见过母亲和祖母的旧衣物。那披肩、衣领、袖口、袖筒、帽子、背心、兜肚、百褶裙、鞋面、汗巾、枕头……绣满花鸟人物和戏文片段或整首的恋歌：《蝴蝶杯》、《白蛇传》、《西厢记》、《玉堂春》……那些绣品看上去满目璀璨，那些纽扣，细铜丝编就，中心有一个景泰蓝美人。母亲曾把一件背心给我穿上过端午节，上面满绣

花鸟，滚了一道道宽窄不同的花边，五彩金银，光色闪闪，煞是好看。父亲一位同学的妻子，是一位日本女性。她看到时惊讶得微启的唇忘记合拢，轻轻发出惊诧之声。

我还记得母亲亲手做的门帘。整体一块印花土布，蓝底白花，其上印有“麒麟送子”。整个门帘向外一面，从上至下，三分之一部位覆着一个网。那网母亲叫它络子，现在人们称作网扣，由镂空的菱形图案组成。下面系了一排小铃铛，铃铛下面垂着约二十公分长的粗线穗缨。人们进出屋，或风吹之时，便响起一串清脆的铃声。

我们生而为人，为自己，为世界，创造出多么精致，多么考究，多么文气、贵气而美好的生活样式！在漫长的苦斗、牺牲之后，又毁灭了它。人，又是怎样地蔑视、践踏、摧残人自身呀！这又归罪于谁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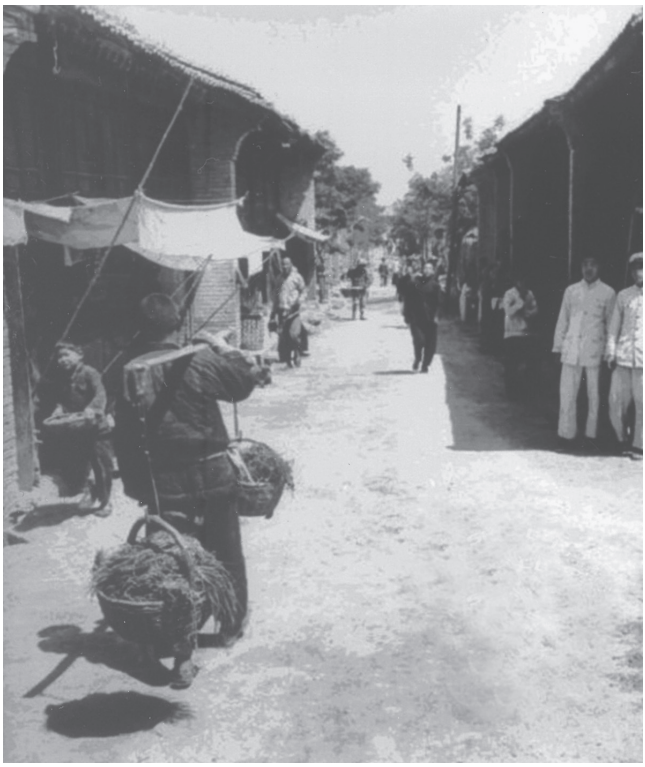
早年，土匪时常光顾那里，抢走阁楼上的财物。但他们主要抢的是金银珠宝，而非细软。母亲时常把首饰分成几包，藏在院池排水孔里。土匪都是远近乡里人，他们用锅底煤烟把自己脸涂黑，以免人们认出来。他们用棍子打母亲，要财宝。母亲就站在排水孔之上的台子上，任他们打也不交出。打得受不了啦，她说：“反正也活不成了，不如现在就去死！”说完就往门外水井走去。土匪把她拽回来，她依旧不交出首饰。土匪说：“下次我们再来，你把东西给预备停当了！”说着，抢了些东西就走了。有时，为了躲土匪，女眷们抱着小孩，藏进玉米地青纱帐里，捂着小孩的嘴；害怕小孩哭声暴露目标，引来土匪。

祖父、祖母过世后，依大家族秩序，顺理成章母亲升为一家主妇，随之搬到了祖父母的大屋。日后，母亲和姐姐曾分别给我讲过一件事：一天，妈妈下厨做饭去了。大约五岁的姐姐在炕上玩耍，看见墙上一小帘，掀开见一小洞口。她好奇地手伸进去，抓到一把东西，手却退

不出来了，大哭。母亲闻声来到，见状用手伸直五指拢在一起，示意姐姐。于是姐姐顺利抽出手来。母亲又伸手进那小洞，取出许多金银锞子（元宝），告诉姐姐这是祖母留给我们的。

以上种种，来自两方面，一是我十岁前后，寒暑假母亲几次带我回老家的印象，一是母亲及上辈人聊天所谈。

这个家族于一九二七年新添了一个成员，那便是我。大家族解体，幼小的我被父母迁到西安。曾随父母回过老家几次，目睹了那已然萧瑟冷清的庄园。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临潼县城的街道

由于发育迟缓，我比起同龄人总是很懵懂。记得母亲时常感叹自己命苦，说她生了一个傻子,如何是好。“傻就傻吧，还命苦，一颗痣，偏长在眼睛下面，滴泪痣！也是巧了，生她的前一晚做梦，有人递我一枝梨花，不吉利！都是命。”母亲有时念念叨叨，无非就是这类数落的话，还时不时斜盯着我，厌烦中带些怜惜的神情。

2 懵懂的幼年

我长到四岁，母亲送我去师范附小幼稚园。那原因纯粹是她牙病、胃病痛苦难忍，为着免于我的烦乱。不久，就在我四岁时又上了小学。记得还通过考试。桌上放许多色纸，让将入学的孩子说出颜色；又用手摸一块光纸，一块砂纸，测孩子触觉；还试听觉，伸伸胳膊、腿。总之，测试心智及身体是否正常。

上小学六年，我根本不懂是在上学。下了课只知玩。可为什么我没蹲班？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我们那个小学，位于书院门。现在它还是与一座书院相通。书院门前那一条街，直到如今都开着一个个出售笔、墨、纸、砚、各类字帖的店铺，小学生常光顾，有时买东西，什么柳公权、欧阳询等等；有时并非买，纯粹是去看看。

学校有专门的音乐教室，里面有琴，有音乐常识挂图，一排排凳子，是专门上音乐课的地方。体育场除露天的大小各一之外，还有一个风雨操场，上面有屋顶，四面敞开。

小学生全是童子军。童子军的服装一律美式。斜纹咔叽布上衣，有肩章、橄榄绿领巾，腰间系一根皮带，圆形铜质的带扣上铸有“中国童子军”字样。女孩子穿橄榄绿裙子；男孩子穿黄咔叽布裤子，还